

西臺集

閩錫山書齋



(四)

西臺集卷十六

宋畢仲游撰

行狀

丞相文簡公行狀

畢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五子高封于畢以國爲氏後漢兗州別駕謐居東平遂爲東平人謐之五世孫曰衆慶宋兗州大中正衆慶之五世孫曰景仕唐至司衛少卿許州刺史憬生構與栩構爲戶部尙書諡景公栩爲鄆王府司馬栩之曾孫誠懿宗朝爲宰相而構之五世孫楨爲振武天德營田判官楨生宗昱仕至雲州雲中令贈太子太保娶吳氏追封鄧國太夫人宗昱生球仕至本州別駕贈太子太傅娶史氏追封韓國太夫人球生府君義琳嘗以策干漢高祖于太原高祖深悅其言而不能用相國扈彥琦司空蘇禹珪數以府君太原策中事言于朝欲召用之而亦不果卒于澶州觀城縣令贈太子太師娶藥氏

祝氏追封代國鄭國太夫人。由太保至鄭國。皆文簡公貴之贈典也。文簡公諱士安。字仁叟。太師之子也。太師而上。世居代之雲中。太師卒于觀城。公纔二十歲。奉祝夫人居喪。以禮聞。祝夫人取太師手自抄書數篋。授公使讀。及出太師所選清白規檢。使行之。夫人曰。澶之士人。吾畧知之矣。孺子無可與游者。乃與公之宋。宋猶澶也。夫人未知所適。或言鄭多士大夫。子弟有賢者。乃自宋復與公之鄭。果得處士楊璞。及韓丕。劉錫從游。公于是博綜羣經。通諸子百家之言。究極古今治亂得失。君臣父子忠孝仁義。治民行己之本末。祝夫人乃喜曰。吾固知孺子之可教也。乾德四年。公舉進士。而故晉公王祐方知貢舉。見公文大喜。遂以公爲第三人。開寶三年。選授濟州團練推官。州民王禹偁爲磨家兒。年最少。數以事至推官解中。禹偁貌不及中人。然公陰察禹偁類有知者。問孺子識字乎。曰識。嘗讀書乎。曰嘗從市中學讀書。能捨而磨家事。從我游乎。曰幸甚。遂留禹偁于推官解中。使治書。學爲文。久之。公從州守會後園中。酒行。州守爲

賦

令屬諸賓客竟席對未有工者公歸書其令于壁上禹偁竊從後對甚佳亦書于壁公見大驚因假冠帶以客禮見之

一原註一州守令鵠鵠能言爭似鳳禹偁對蜘蛛雖巧不如鵠

由此禹偁

寢有聲後遂登第進用反在公前及公除知制誥禹偁先已爲舍人其詞禹偁

所行也世以公爲知人公在濟州二年太祖皇帝聞公名詔赴闕而授兗州管

內觀察推官太平興國初擢大理寺丞兼三門發運事吳越王錢俶入侍選公

知台州公至臨海上言錢氏籍其土地民上之于有司而賦入之數倍于其舊

蓋欲張大以自納于朝廷然瀕海之民新得天子之吏收養安輯務從便省苟

徵倍稱之賦恐失民心今州縣文書具存宜明詔有司一取錢氏舊籍爲賦入

之理則上之惠澤可以下究瀕海之民亦欣得天子之吏官不失職詔下有司

行之至今浙右之賦有輕者因公言而用舊籍也明年上遣使採訪吳越官吏

治狀公居最以名聞遷左贊善大夫知饒州

一原註二事見公集題國朝寺詩序

改殿中丞歸朝爲

監察御史知乾州祝夫人已老治家益嚴公與陳國夫人事之益盡孝道辨色

卽往問安。因侍則食焉。而後敢退。蓋嘗新其室。墻圯未堅。問安未退。或倚以立。至隱之成迹而不自知。至是從京師走乾州。道遠。非祝夫人所便。辭乞下遷。改監汝州稻田務。雍熙三年。諸左右向以左拾遺召公。兼冀王府記室參軍。太宗皇帝延見勞問。賜襲衣銀帶鞍勒馬。遷考功員外郎。端拱中。詔王府官各獻所著文章。上讀累日。謂近臣曰。才則吾自見矣。行孰優乎。有以公對。上喜曰。卿之言。朕意之所屬也。遂以本官知制誥。翼王入見。頓首再拜。願留。上曰。朕不以愛子而妨用賢也。卒不許。是時宋興四十餘年。中幾平。文學侍從言語政事之臣。輻輳上前。至論德行。必以公爲稱首。淳化二年冬。上欲詔爲公翰林學士。而執政欲用張洎。因對言。洎之文學資次。不在畢某下。上曰。劇知洎文學資次。不下畢某。第以洎之德行。不及畢某爾。執政乃退。公遂爲學士。明年。與蘇易簡同知貢舉。拜主客郎中。學士如故。以疾辭職。授右諫議大夫。知潁州。會歲大饑。公發倉廩以賑濟。且上言。州界民轉徙逃去者甚衆。申訴失時。無以爲賦租。故逃。

不問有狀無狀復額經檢未經檢一切賜當年田租以安流亡書奏不報而被
召乃以狀上中書力言之上始詔有司從公請公雖去而所活與安存蓋千萬
數奏疏與上中書狀及三司牒見存真宗皇帝將爲皇太子先以壽王尹京公
由諫議大夫爲開封府判官及置東宮官屬詔兼太子右庶子遷給事中其出
入輔導咨訪謀畫從容與皇太子議論陰爲天下之賜者甚衆而慎重周密世
莫得而聞也真宗皇帝卽位遂授尙書工部侍郎秘書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公
自爲池官時以嚴正稱及爲京尹上亦知人以嚴正憚公故官府常從爲廷職
授外任者必遣至公所戒勅而後使行會有貴人以攀附居近職放恣不法民
家子既定婚輒強買之公請對具言放恣無狀卒得民家子還其父母使成婚
公之請對也事連翰林學士王禹偁故其人日夜訴公禹偁于上前久之公罷
開封府以禮部侍郎復入翰林爲學士請出遂以尙書兵部侍郎知潞州而禹
偁亦罷職知黃州歲滿召入爲翰林侍讀學士兼秘書監契丹謀入邊上以御

劄詔百官言事時中外久安承太祖太宗休養生息之後府庫廩庾充實財賦
贍足雖有邊難而興造建設恩賜如平日公預以爲憂乃言五事應詔四事論
遣將用兵使命轉餉一事指言財用大略以國家穀帛金錢儲峙徧于天下觀
之平日常若有餘軍旅旣興則虞不足蓋俄頃之費或至萬金半夜傳餐卽須
千數散亡抄掠尙未敢論臣若不極言其理則兵未罷而財先匱何以枝梧乞
申言有司惟英雄才武籌策之人或陷陣摧堅執俘折馘與夫瘡殘死事有功
朝廷並厚其祿廩豐以貨財府庫困倉無所愛惜其如貴近恩澤僧佛施利技
巧糜蠹土木修營左右無厭之求後宮靡曼之費願一切罷去以贍軍需非惟
事之當然因可得人之死力書奏上納用之公善談論美風采疎眉隆準望之
如冠玉常寫九經子史字皆方寸手自讎校日以爲常無復出處之慮而耆年
厚德上益尊禮之會李沆卒中書無宰相上欲用公爲相乃先以公爲吏部侍
郎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未也行以卿爲相矣頓首辭謝上曰朕以卿爲相豈

特今日然國家多事誰可與卿並爲相者公復頓首辭謝曰宰相者非可以假人也必有宰相之器然後可以寄宰相之事如臣鶩朽豈足勝任寇準兼資忠義臨事不惑此宰相器也上曰準固朕意所在而人言其性剛使氣難用奈何公曰準嘗自任以重復尙氣節不爲流俗所悅或致人言然方今中國之民蒙陛下聖德耕桑戮力安樂無事而西北撓槍獨未有寧歲如準器識朝臣無出其上通達善謀能決大事此正宜用準之秋也臣竊以爲無難者上曰雖然當藉卿宿德以鎮之不三旬公遂以本官平章事寇準亦同日爲相而公監修國史位居準上蓋上意也契丹入邊北州大略皆警公既與萊公爲相始議請上幸澶淵親征時景德元年九月也而萊公欲遂治兵請行公議猶有所待與萊公不同上一日御便殿公與萊公議于上前曰累得邊奏契丹已謀南侵國家重兵多在河北若不深策其事則邊防之患蓋未息也公曰陛下已命將出師委任責成議戎略親行駐蹕澶淵以見武節然澶州郭郭非廣難久聚大兵設

或輕動則反失機會時巡早晚當俟仲冬萊公曰大兵在外故須陛下親行澶淵車駕之發不宜緩也上乃召二府具所議以狀聞卒用公議其後契丹統軍順國王達蘭引兵壓境從騎掠順安攻北平寨侵保州遂合勢以攻定武所至爲官軍擊卻乃益引兵東駐陽城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陷敵中至是自契丹附奏請議通和大臣皆莫能任其虛實正令莫州石普以書答之

(原註) 上令石普以書答繼忠見王沂公筆錄

而公獨以爲可信力贊上羈縻不絕漸許其通和上曰

自古獯鬻爲中原強敵非懷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則獷悍之性詎能柔服今繼忠之奏雖至而敵情不可測也何以任之公對曰陛下以至仁撫天下德冠古今臣嘗聞契丹歸款之人皆言其國聚謀以陛下精于求理軍國雄富常慮一旦舉兵遠復燕境今旣來寇封略銳氣屢挫雖欲罷去且恥于無名故茲勤請諒非妄也繼忠之奏臣請任之上于是始以手詔賜繼忠許其通和而契丹之衆遂擊王超大軍超等按兵不動乃引兵攻瀛州甚急瀛州拒之不得入欲

乘虛抵貝冀。天雄兵猶二十萬。當是時已詔隨駕諸軍赴澶州。用雍王元份爲留守。而朝論洶洶不定。公與萊公請對力陳于上前。上乃駕幸澶淵。契丹之來也。亦知上欲幸澶。親征不信。後聞車駕之發。大軍會城下。與駕前諸軍合數十萬。大懼。悔其深入。然業已南。遂掠德清。寢至澶州城北。及車駕次衛南。其帥順國王達蘭出行軍。伏弩白發射殺之。其衆宵遁。萊公從上。卒至澶州。觀兵而曹利用使契丹得其要領。亦與使人姚東之俱來。遂定通和之約。至今九十餘年。北州生育蕃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見干戈。多出公計議。及薦寇準同爲宰相之力也。先是上已言兵備未發。太白晝見。有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當姑止。或言大臣應之。而公適有疾病。欲昇疾從行。眞宗手詔固止之。公乃移書萊公曰。雖病宜行。上不聽許。大計已定。惟公勉之。某病非所憂。得以身應星變。而就國事。固其願也。數日疾少間。追及澶淵。見于行在。既行。上還兵罷。乃擇要害。因河北諸將易置之。雄州李允則。定州馬知節。鎮州孫全照。保州

楊延朗與他守將皆各當其任。遂通互市。除鐵禁。招復流亡。使得契丹牛馬。皆還之以示信。北方稍安。乃廣畜積。蠲逋負。因當時之務。而爲法制。如諸道權酷之額。不得增益。囚已論死而雪活者爲勞。與訴不干已事。特以重論之類。相次行于天下。至今守之。而小人多不便。萊公有欲傾之者。布衣申宗古。伐登聞鼓。告萊公與安王元傑通謀。朝聽大駭。萊公惶恐。未有以自明。公徐起。論于上前。請治宗古。具得其誣罔。遂斬之。萊公復安于位。未幾。夏人趙德明亦款塞內附。西北二方皆定。于是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數科。取士。而公每見上。惟言去佞諛。近忠正。要在天下無事。人給家足。故公居位未逾年。而郡國豐登。刑罰衰減。江南惟袁有二盜。餘皆獄空。上下晏然。稱爲至治。而公素羸多病。一歲間凡四在告。數上章求去位。真宗皇帝遣使諭公。至于七八。公不得已起視事。一日將朝。公復自占。上台有變。因召家人約束家事。且曰。吾將得出矣。家人不喻。及至崇政殿門廬。與他執政論所條奏事甚悉。未入對。疾作。上聞。使中貴人絡

驛

繹致問及疾甚上不俟輿輦步出至殿廬視之殆不知人詔太醫治療不及詔
內侍省副都知竇神保肩輿送公歸私第薨年六十有八上卽日至其家臨哭
之慟贈太傅中書令廢朝五日制服百官奉慰詔皇城使愛州刺史衛詔欽監
護喪事發引日有司具鹵簿鼓吹大鴻臚持節護葬諡曰文簡公薨上謂寇準
等曰畢某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勵行有古人之風今其亡矣深可痛
惜公娶駱氏封陳國夫人生二子長曰世長公薨時爲太子中舍後終衛尉卿
次慶長公薨時爲大理寺丞後終太府卿孫九人從善終光祿少卿從古終駕
部郎中從厚早卒從誨終檢校水部員外郎從簡終惠州博羅縣令從道終殿
中丞從範終山南西道節度推官從益終太常寺大祝從周今爲朝散郎知洋
州曾孫十八人喪代國夫人事繼母祝夫人至孝以孝聞于當世

原註王禹偁作公知制誥

詞其略云文炳國華行敦天爵老于儒學久次周行且事繼母以孝聞典郡符而治最謹厚周密博達謙恭求之古人未易多得而史傳亦載公事繼母以孝

聞自束髮卽知修飭爲忠臣義士君子長者而身行之至爲輔相終身操行未

嘗有玷談吐未嘗有過失其諫說人主至切不爲曼詞發言十數中理而解景德中崇文院鑲晉書百三十卷板成欲印賜輔臣宗室或上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上疑欲罷之公曰惡以誠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豈特晉史上以爲名言遂卽印賜其他進對開發多此類也平生奉養至自貶約而賑贍宗族賙恤故舊甚厚未嘗問家事四海之內無田園亦無居第身歿之日所餘俸祿無幾比過殯葬家遂貧其喪未終陳國夫人使人問王文正公家假貸是時文正已爲宰相乃見眞宗皇帝面奏之且曰陛下嘗謂畢某清德有古人之風羣臣莫不聞今畢某任官至宰相而四海之內無田園亦無居第身歿之後家用不足則陛下所謂清德有古人之風者可信矣畢某先臣祐所舉之進士也素與臣通家今喪未終其妻陳國夫人賂氏使人至臣家假貸臣備位宰相所得俸賜有餘然畢某之清德陛下所素知其家至假貸爲生竊謂陛下之所宜恤非臣敢爲私惠之時也眞宗皇帝聞之歎息者良久遂賜錢五百萬天

禧中陳國夫人卒于家上念公未已因詔終其孤俸使終喪仍加賜緡帛緡錢
非常比也公在朝廷惟呂端王祐相引重與寇準王旦楊億及少所從游韓不
劉錫楊璞友善而王禹偁陳彭年乃公門下士也公既力薦寇準爲相準深德
公兩女皆嫁公之次子而韓丕劉錫禹偁彭年遂皆爲名臣惟璞數徵不起有
高節世人謂之徵君他無妄交者開封之對禹偁謫黃州公亦罷職守潞州人
皆咎禹偁公曰元之家貧安能遽之任乎乃致白金三百兩贖禹偁禹偁乃能
爲黃州之行其後濟人作堂繪公與禹偁之像歲時禮之號曰二賢堂公爲冀
王府記室宮中謂之畢校書及後爲宰相宮中因事猶以校書名之莊獻明肅
太后垂簾問畢校書之子孫安在當時輔臣對公有二子皆在外爲郡守太后
曰畢校書有德行先帝疾革猶思之宜善視其子與遷官二子素不事干謁聞
太后言亦竟不請問執政避匿殊甚未嘗遷也仁宗皇帝時王文正之子素作
諫官上言澶淵之役寇準之勞居多準之爲相畢某之所薦也有功願錄用其

西臺集卷之六
子孫而公之次子爲光祿卿十年不自言有司遷官乃特遷少府監而已公多藏古書博覽無所不記著爲文章詩篇皆辯麗宏遠指物見意有古風不用當時文體景德中陳彭年次爲三十卷尤善議論其論朝廷事議奏甚衆然退當毀其藁今稀有存者畢氏自居代雲中時貧無產及公遭遇又不治產其子去丞相未遠仕宦亦至九卿尤貧不肯問生事諸孫亦然故畢氏自太師而上丞相而下可記者蓋七世無田園云

尙書郎贈金紫光祿大夫畢從古行狀

原註代陳知默撰

畢氏之先有名憬仕唐爲司衛少卿憬生構與栩構爲吏部尙書卒謚曰景公栩爲豐王府司馬構生炕天寶中仕至廣平太守拒安祿山被害炕生炯與增炯爲王屋尉增爲河北從事炯生鎬鎰銖銳四子皆不仕而豐王肅司馬栩之子凌爲汾州長史凌生勻爲協律郎勻生誠懿宗時爲丞相而景公之四世孫叔文仕爲左金吾衛長史叔文生植爲振武天德營田判官植生宗昱爲雲州

雲中令。是時畢氏居代州。已數世矣。宗昱生球。當唐僖昭時。不仕。脫身游京師。會黃巢陷京師。掠屬軍。軍中劫使爲將。球不肯爲黃巢用。遇敵不戰。而衣冠子弟。且爲護送。旣出關。卽逃歸。因廬墓七年。不出。號爲處士。處士生義林。義林亦不仕。扈彥珂微時。與義林游。及漢高祖起。彥珂言于高祖。薦義林爲滑衛支使。遷鄜州書記。義林不樂。棄官而去。丞相范質。復薦義林于周世宗。爲觀城令。卒于觀城。生士安。士安三歲亡其母。後母祝夫人。載士安入居澶州。以澶人無可與子游者。聞鄭多長者。卽從鄭得楊璞。蘇利用。王嘏。韓丞。王延之。劉錫。韋文化。七人。與士安游。士安遂成人。太宗時。登進士最上第。仕至翰林學士。眞宗時。爲丞相。眞宗用人多矣。而專以士安爲有德行。屢稱之。爲丞相一年。薨。諡曰文簡。文簡生世長。爲衛尉卿。年四十。猶不出仕。丞相薨。終喪。然後出。衛尉旣老。居滌陽。而祁公杜衍。賓客王煥。兵部朱貫。虞部馮平。亦老居滌陽。相與游。驩甚。聞于世。所謂南京五老也。衛尉生三子。公其中子也。公諱從古。字幾道。其先河東代。

人也。後徙鄭。今爲滌陽人。公大父眞宗時爲宰相。公以丞相恩爲將作監主簿。稍遷至衛尉寺丞。爲人潔廉有智略。善籌大事。不喜爲少年進取。景祐元年。公以衛尉起。監南京糧料院。會郊祀。賞賜諸軍。公與府官坐府上監賜。有軍士出。謂衆曰。諸公爲賞不平。先取者價善。後取者價惡。我軍之賜半無善價。于是復相與入廷中者數百人。請曰。願易所賜。官吏愕然相顧。起去。未有以處之。公獨不起。召前數人謂曰。物有新故。而價有善惡。汝欲盡得新賜。誰當取其故者。以新分故。價乃平均。又何易乎。前數人無以應。遂引去。是時公年二十餘。左右官吏皆竊見歎服焉。公因諷留守蔡齊誅其軍士于軍門外。一京爲之加肅。公有姊嫁宋綬。綬出守南京。公移監泗州糧料院。明年范仲淹使淮浙。過泗州。見公與公語。大喜。遂請公行。數從容與公計事。請公分視濠宿泗三州事。旣還。遂薦公薦未行。公以關母夫人喪解去。其後衛尉老居滌陽。公請爲宋城令。以養衛尉。而太子賓客王煥亦老居滌陽。其子稷臣又請爲宋城令。得請。滌陽人更謂